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
第四十回 楊小姐無心隨惡棍 邵梓玉開眼做烏龜

且說楊小姐自楊梅窗死後，結識了一班女朋友，天天的到馬路上，去兜著圈子，不是看戲，就是坐馬車，倚仗著自己有幾分姿色，好借此出出風頭。不想有一班馬路上的流氓，看中了她，便千方百計的，想著法子，去引誘她。楊小姐一個十八九歲的女人，那裡曉得什麼世路的艱難，人情的險惡，況且又不比歐洲各國的女人，受過上等的教育，只覺得這幾個流氓，在自己身上甚是盡心，二十四分的要好，她便也不知不覺的，和他們親熱起來，漸漸的上了他們的當，被他們拖下水去。那內裡的事情，是不問可知的了。這位楊小姐，得了楊梅窗的遺產，任情揮霍，又沒有什麼人來管她，憑著那幾個流氓，要借多少就是多少，不上幾個月，差不多把楊梅窗一生辛苦掙下來一分小小的產業，一齊花在太平洋裡去了。手頭漸漸的不給起來，楊小姐揮霍慣了的人，那裡過得這般拮据的日子？一班流氓，便攬掇她擺個碰和檯子，招接客人。楊小姐想想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了。自從擺子碰和檯子之後，說也奇怪，竟是接接連連的，客人絡繹不絕，生意興攬到得後來，竟是蘇州城內，沒有一個不曉得這位楊小姐的名氣。差不多倉橋裏，有些名氣的信人，也沒有她這般的生意。這且暫時按下，再說蘇州吳縣，有一個皂班差役，官名叫做邵升，卻是個奸刁陰險的東西。平日之間，倚著官勢，在外面招搖撞騙的無所不為。那署事的知縣，叫做方國珍，又把他當做走通線索的羽翼，甚是倚仗著他。邵升得了方國珍這般看待，越發的得意揚揚，橫行無忌。不想過了一年，方國珍署事期滿，例應交卸。藩台便掛牌委了個候補知縣郭寶華，前來署理。這郭寶華是個拔貢出身，性情風厲，操守清廉，卻有一樣壞處：問起案來，專看人家的相貌，只要相貌良善些的，就是的確確是個兇手，他也要想個法兒，和他開脫；若是相貌生得兇惡些兒，就是真真冤枉，他只說看你這個面貌，就不是個好人，一定要把他屈打成招，方才肯罷。有了這般的脾氣，那些承審的案子，不免就有許多冤枉的人。這一面藩台委他署理吳縣，他便揀了一個日子，接印點卯，點到邵升的名字，邵升答應一聲，走了上來。這位郭大老爺舉目看時，卻卻的冤家遇著了對頭，只見他縮背拱肩，尖頭圓眼，那一付奸滑的樣兒，明明的露在面上。郭寶華看了，不知怎樣的，好像和他有什麼冤家一般，不覺登時大怒，把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看你這樣形狀，一定不是好人！本縣這裡用你不著。」一面罵著，不由分說，拍著旗鼓，撥下八枝箋來。值刑的皂隸，吆喝一聲，那時滿堂吏役，一個個心上駭然，彼此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想不出什麼緣故。邵升也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連忙跪上前去，分辯道：「小的無罪，求大老爺開恩。」郭寶華聽了，更加大怒道：「你還敢在本縣面前強辯！本縣說你不是好人，難道是誣賴你的麼？」

說著又喝叫：「著實與我打！」值刑的不敢怠慢，趕上前來，把邵升捺在地下，褪下褲子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四十大板。這四十大板，若是換了別人，就不打個半死，也要小小的發一個昏，幸而一班值刑的，都和邵升要好，打得還不十分厲害。當下打完了，磕頭起來。郭寶華立刻把硃筆一勾，革了他的名字，吩咐差役把他轟出去。邵升垂頭喪氣的，被他們趕了出去，這一腔冤枉，真是夢想不到的。無妄之災，好好的點卯，無緣無故吃了一頓板子，還把個名字革了，絕了他以後的生路。心中想著，越想越氣，越氣越恨，忽然想出個主意來。原來他想碰了這個釘子，從此不干這個差役的道兒，想要改了名姓，假充上流社會的人。好在這幾年招搖撞騙，有的是錢。只要有了銀錢，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。果能自此以後，邵升有志竟成，改了一個名字，叫做邵梓玉。穿得一身華麗的衣裳，學得一派時髦的應酬，竟也漸漸的有些大家子弟和他來往起來。那知就是這樣的混了幾年，那幾個昧心錢兒，差不多慢慢的將要完了。老婆又得了個產後的熱病，醫治不好死了。邵梓玉辦過了他老婆的喪事，還苦苦的支持著面子，恐怕人家看了他的內容出來，便又打算主意道：「照這個樣兒，坐吃山空的下去，那裡支持得來？不如想個法兒，續娶一房有些妝奩的老婆，倒也是今救急的法子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托著許多朋友和他做媒，無奈總是高不成低不就，不是人家不肯給他，就是嫌著別人寒素。說了多時，還沒有一些眉目。邵梓玉氣悶不過，便天天到馬路上兜個圈子，解解悶兒。忽然有一天，在馬路上看見楊小姐，坐了馬車過去，一頭珠翠，嘩嘩有光，滿面春情，融融欲化。手臂上帶著四五付鐲子，黃澄澄，金燦燦的，寶光奪目。手內更帶著兩個金剛鑽戒指。看她那個樣兒，定是個有錢的閨秀。又見他一人獨坐，並沒有什麼同著的人，想來是沒有什麼拘束，可以自由的了。想到此際，由不得心中一動，便急忙也揀了一部極齊整的橡皮馬車，跳上車去，吩咐馬夫，只跟著前面的一部馬車。那馬夫聽了，把馬加上一鞭，飛一般的趕上前去，只跟著那一部馬車，來來往往的在馬路上兜了幾個圈子。邵梓玉坐在車上，目不轉睛的只看著那個女人。那個女人，也似乎已經覺得他盯梢的意思，每到馬路轉彎的時候，便把那一對水汪汪的秋波，朝著邵梓玉飛了幾個眼風。邵梓玉見了，喜得心花怒開，十分暢快。跟著她兜了幾趟，那馬車停在蔚南村大菜館門口。

那女人袅袅婷婷地走下車來，看了邵梓玉一眼，就進去了。邵梓玉連忙付了車錢，也跳下來，跟著上樓。見他走進三號房間去了，邵梓玉掩在門口一看，見並沒有第二個人，就是那女人一個，坐在那裡。邵梓玉便走進他隔壁四號房間坐下，等那侍者進來，邵梓玉便問他，可認得三號房間裡的女人？侍者微笑道：「他天天到我們這裡來的，那有不認得的理？」便把楊小姐的歷史，細細地告訴了他一遍。又道：「你不要看輕他，他的生意，比一等的紅信人，還要好些。倒是個有錢的人呢。」這一句話兒，正打在邵梓玉的心上，便向侍者說道：「你過去招呼一聲，說他吃的不論多少錢，我都給了。」那侍者看著邵梓玉的面孔，嘻嘻地笑了兩聲，答應了出去。不多一刻，又走了進來，向邵梓玉笑道：「楊小姐說，請你那邊去坐罷。」邵梓玉聽了叫他過去的一句話，就是做官的得了升官的信息一般，連忙恭恭敬敬地走了過去。楊小姐見他進來，立起身含笑相迎，兩下說了幾句套話，就彼此熟落起來。楊小姐天天到馬路上去出著風頭，原是為勾引客人起見，況且邵梓玉有心籠絡，拼命地巴結她。楊小姐看著這個人，倒也並不討厭，和他談談說說，甚是投機。吃完了飯，又同到新丹桂去，獨包了一間包廂，卻只有楊小姐和邵梓玉二人同坐。這包廂的錢，不消說是邵梓玉的了。直看到十一點鐘，楊小姐方才進城，邵梓玉也自回去。

夜裡頭睡在牀上，便想怎樣的騙他嫁我，怎樣的哄他的錢。忽然又轉一個念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我雖然是個差役出身，那一班新結交的朋友，卻都不曉得我的底子，現在平空的把一個半開門的私巢子娶做老婆，他們豈不都要笑我是個烏龜麼？」想了一回，又拍著胸脯道：「我原是想騙她的錢，並不是要她的人。如今的世界，銀錢為重，只要有了銀錢，不要說這個烏龜的名目，本來是個假的，就是真的烏龜，也做她一做何妨？但是既要去騙她嫁我，一定先要花些本錢，裝個有錢的人，在她身上，極肯花錢的樣子，方才騙得動她。只是自己的錢，用得差不多了，那裡來這一注本錢？」想來想去，想了多時道：「也罷。我也顧不得了，這一所祖傳的房子，約摸也值幾千塊錢，只好把它賣了，做個孤注。」想定了主意，隔了一天，便托人去賣這所房子，只說他老婆死在這個房子裡頭，嫌它有了死人，甚是不利，現在想要續弦，不願意再在這房子裡頭辦事，所以要把它賣了，自己另外再尋合意的地方。這一番假話，說得甚是相像，倒也沒有疑心他的人。果然不多時，尋著了一個主顧，把房子賣了。除掉中費一切之外，邵梓玉淨得了三千塊錢。便成日成夜的到楊小姐那裡鬼混，巴結得楊小姐十分歡喜。

看官，你想楊小姐做了這碰和檯子的生意，卻免不了要應酬客人，就是心上有些不願意的地方，也是無可如何。現在被邵梓玉拼命的拍著馬屁，又把賣房子的那幾千塊錢，水一般的都用在她身上，便覺得來往的客人裡頭，從沒有遇著邵梓玉這樣一個溫柔體貼的人物。楊小姐說什麼就是什麼，差不多楊小姐的洩盆溺桶，他都肯把他頂在頭上，放在手中。楊小姐一個年輕女子，那得不上了他的圈套？覺得天下的人，都沒有邵梓玉好。邵梓玉又是拼命的朝她求婚，楊小姐不由得就答應了。

邵梓玉心中大喜，連忙去賃了一處房子，擇個吉日，清音彩轎，鼓樂喧天，把楊小姐娶進門來，還叫了一班堂名，在家裡打唱，甚是熱鬧。邵梓玉到了此刻，心上想著大功也是告成，她既然嫁我，她的錢就是我的，不怕她不拿出來。等將來慢慢的騙盡了她的錢，再想個法子，和她翻面，把她打發出門。那時我就安安穩穩的享這一分妻財了。心上這般想著，面上不說出來。

過了月餘，邵梓玉賣房子的錢，看看又要完了。他曉得楊小姐有一對珠花，珠子最好，差不多要值到二千塊錢。他便起了個念

頭，想先要騙她這對珠花，便對楊小姐說道：「你那一對珠花，樣子紮得甚好，我一個表弟要娶親，要說到珠寶店去紮珠花，沒有時式的樣子，想借你這一對，做個樣子。」看官，天下婦女的性兒，最是吝嗇，聽了邵梓玉的話，把頭一扭道：「我的東西，不借出去的。你為什麼不當時回報了他？」邵梓玉道：「我已經一口答應他，說今天我自己送去。現在你忽然不肯起來，叫我怎樣說法？」楊小姐聽了，只是不肯，邵梓玉再三央告，方才勉強強地拿了出來，交給他道：「你拿了去，卻仍舊要和我拿回來，換掉了我的珠子，我是不答應的。」邵梓玉連聲答應，拿了出去，暗想她這般的吝嗇，卻怎樣的騙她，看起來，只好如此如此的了，便拿了出去。隔了一天，楊小姐叫他去拿，他不肯道：「昨天才拿去的，今天怎麼就要去拿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，還是我們同到城外去，兜兜圈子，吃頓大菜罷。」楊小姐是散誕慣的，聽得丈夫同他出城，便不言語。換了衣服，插戴好了，和邵梓玉坐著轎子，一同出城，先到大菜館裡坐著。邵梓玉托個事故，把楊小姐賣在城外，飛奔回來，用鑰匙揀開了她的箱子看時，只見不過是些衣裳，又開第二箱時，也是如此，邵梓玉暗暗詫異，想她有一個首飾匣子，平時見她總安在箱子裡頭，怎麼不見了，又開了衣櫥看時，也沒有個首飾匣子的影兒，尋了半天，沒有尋著，正在東張西望，猛然聽得外面轎子進來的聲音，邵梓玉吃了一驚，手忙腳亂的，不及收拾，早見楊小姐匆匆地走了進來，見了這個樣子，便和他大鬧起來，要扭著他去見官。那時的吳縣，正還是那位郭大老爺，邵梓玉就打了一個寒噤，不肯前去。夫妻兩個，吵鬧了一場，後來楊小姐也看出了邵梓玉的來歷，曉得他只要有錢，別的都可將就，便和他說道：「你要錢不難，你只要聽著我怎生擺佈，不要來管我的事兒，你要用錢，只顧來問我要就是了。」

自此，楊小姐雖然嫁了邵梓玉，仍舊還擺著碰和檯子，招接那一班舊日的客人，邵梓玉竟居然做了個開眼烏龜，揚揚得意的沒有一點慚愧的意思。看官你想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不能養活一個老婆已經是詫異的了，這邵梓玉非但養不起老婆反靠著老婆的身體掙錢養他自己，還不曉得一點羞慚，真是個臉厚三尺，胸無一丁的涼血動物，和那江念祖把自己的姨太太認做女兒，嫁給安弼士做了外室，這些忘廉喪恥的事情大同小異，都差不多。所以在下借著他做個無恥奴的收束，如今的世界那裡還有什麼品行！那裡還有什麼廉恥！在下做書的把他們演說出來，雖然可笑，覺得又甚可憐，但是天下之大無恥的人，就如恒河沙數一般，在下這區區四十回書那裡說他得荊不過就著在心目中間的一班人物，把他提演出來，或者將來隔了幾年，在下的閱歷深了些兒，再有引起卑鄙齷齪的人物印在做書的在下腦筋裡頭，便再出一部無恥奴後集，做個禹鼎燭奸，溫犀燃怪，也未可知。正是：一掬牢騷之淚，事情荒唐；十年閱歷之談，風波險阻。